

大雪无痕

陆天明◎著

陆天明
反腐四部曲

肆

陆天明
反腐四部曲

肆

大雪无痕

陆天明◎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雪无痕 / 陆天明著. — 石家庄 :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2

(陆天明反腐四部曲 / 简以宁主编)

ISBN 978-7-5511-0647-4

I. 大…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6340号

丛 书 名: 陆天明反腐四部曲

书 名: **大雪无痕**

著 者: 陆天明

策 划: 张采鑫 简以宁

责任编辑: 李 鸥

责任校对: 齐 欣

统 筹: 刘 夏

封面设计: 李小忙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周 伟 彭 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24/28/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410600)

(湖南省宁乡县金洲新区泉洲北路100号)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385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647-4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的文学三十年祭(代序)

陆天明

三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病。死的时候才三十岁。

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包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

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地接近。两代人的文学

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癆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

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著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捡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

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地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

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归的决心。这样的作品，最典型的的就是《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印数已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地再版中，不仅被收到各种集子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由它们而拍成的电视剧，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那些“理论权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本真的意义去衡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读接受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

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战栗》，包括最近创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这些年，我常常在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

事后，丁洁记得非常清楚，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她亲自驾驶那辆大奥迪车，送父亲去来凤山庄参加那个高级别的聚会，应该说，当时一切正常，无论怎么回想，也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那天会出事。丁洁的父亲刚从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决定定居省城。是日晚，热情而又懂事的省市主要领导为尽地主之谊，特地在著名而又非常幽静的来凤山庄组织了一个小型聚会，为这位劳苦功高的大军区离休司令员接风。虽说是小型聚会，但省市几大班子的主要领导都要出席，安全保卫工作自然是做得严密到位、滴水不漏。头一天的白天，奉命筹办这次聚会的市政府秘书长周密就带着他那一班秘书处的得力干将进驻了山庄，并会同市公安局政保处的人对山庄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无可挑剔的部署。到晚间，一支精干的警卫小分队便严密封锁了进出山庄的各路径道口，并把警戒哨放到了五六百米以外。十八日下午，只有两件事让她稍感意外。一件事是气象台预报没有大雪，但一时间偏偏下起了大雪。这雪还下得很凶猛，大片儿大片儿的雪花儿像无数个毛茸茸的小精灵，张牙舞爪地在风中你推我搡，肆无忌惮地旋转呼啸，扯动了整个破碎的天空，极灰暗地往下坠落。但，雪大，风大，天色昏暗，能见度低。这在关外，在冬季，在北国这片千里沃土上，应该说是一件寻常事，并非表明一定要出事。除了交通警察，任何人都会同意这种说法。另一件事不仅让她感到意外，还给她平添了几分不痛快，那就是在通往来凤山庄的山道上，突然间又见到了方雨林。

方雨林是她中学的同桌，也是她在法学院读大本时的同学。方雨林性格气质上素有一种让丁洁比较欣赏的北方汉子气：执著、火热、敢为人先，却又踏实、肯干、大度，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绝不在背后使阴招。再加上方雨林的父亲也是个军人（当然，要说明的是，方父的职务不能跟丁司令员相提并论。用现在的话来说，方父只是个低级军士，最“辉煌”的时刻，也无非是在军区司令部大院里当了个代理的警卫排排长，一直到退伍时也没能正式提上干）。故而，两个人一直走得挺近，不说是“青梅竹

马”，也应该说是“发小”了。有一点在这里还要特别加以说明，两个人相处，丁洁要更主动一些。这方面是因为同龄的女孩儿总是要比男孩儿更早熟更有心计一些。比如十五六岁时，身为副班长的方雨林还是个啥都不懂的“傻孩子”，只知一心扑在班级的集体活动上，而身为班长的丁洁在“使用”和“指挥”自己这个得力的副手时，却已经知道“心疼”和“关照”了。当然，在很多年里，“傻孩子”方雨林对丁洁的种种“心疼”和“关照”，总体会不到它的细枝末节处所隐含的“另类意义”，总是“直把杭州作汴州”。丁洁呢，却把方雨林的这点“傻”，认作是“憨厚”和“淳朴”，越发觉得他“可靠”，也越发激起了她本性上的那种“心疼”。她总想出头露面来“保护”他，反而搞得方雨林挺恼火。法学院毕业后，这个从小就想当刑警的方雨林如愿以偿当上了刑警，而一贯比较任性的她却又去读了个经济管理硕士学位。喜欢埋头苦干的方雨林后来一步一个脚印地当上了市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副大队长。她呢，在电视台经济部干了两年，又噌地一下，居然当上了电视台新闻部主任，让所有熟悉她的人大跌眼镜之余，细细一想，却又觉得此事概属情理之中。两个人年纪都二十八九岁了，不能说事业已有大成，但在一般人眼里，他俩生活稳定，前程未可限量，的的确确应该谈婚论嫁了。一度，他俩的关系也的确接近到了那一步。但不知为什么，这一年多，突然又疏远了。而原因又全在“傻小子”方雨林这边。不知道为了什么，（丁洁特别恼火这一点：有啥事，你挑明了说嘛，跟谁逗闷子呢？）这个“傻小子”却别别扭扭、若即若离，一天天变得“阴阳怪气”起来。

她知道他最近挨了“切”，受了个老大不小的处分。为了那个被圈内人叫作“5·25大案”的案子。案子侦破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上头命令他停止对几个相关的涉案人的侦查。“傻小子”不听招呼，非拧着劲儿吩咐自己手下的人继续对几位重大的涉案者布控侦查，在刑侦纪律上犯了个大忌，被免去了重案大队副大队长的职务，调到交警中队站大街去了。没想到那天他也被派到来凤山庄来值外勤。当时奥迪车刚从山道上拐过弯儿，顺着个大下坡，正顶着十来米开外就不见人影的漫天风雪直奔山庄大门而去，他一下站出来，把车给截住了。

“请出示证件。”方雨林规规矩矩地向奥迪车先敬了个礼。丁洁一见是他，一下就来了气，放下车窗，冲他嚷道：“方雨林，你搞什么名堂？我爸在车上！”

方雨林裹着一件旧的警用棉大衣，棉帽上早已落满雪花。个头高挑，皮肤黝黑，略显瘦削，长相还有点怪，两个特大的颧骨隆起在稍嫌扁平的大脸庞上，极像阿那克库都克荒原上耸立的两座蒙古王古墓。但凡见过的人都知道，那古墓都是用黑色的片石和碎石堆砌成的，既没有墓碑，也不见任何一点皇家陵寝常有的装饰。它的原始和朴实就像是浑然天成一般。但在夕阳的逼问下，它却总是在隐隐地透露着某种岁月的神秘和坎坷。

“请出示证件。”方雨林客客气气地又重复了一遍。

丁洁更来气了。她知道方雨林是故意在跟她过不去，便用力瞪了他一眼：“你不认识我爸？”

“有命令要求我对通过这儿的任何车辆和人员检查证件。”

“上头给你这命令是为了啥？是为了保证我爸和其他首长的安全！可现在我爸就在车上！”这时，要不是丁司令员出来干预，丁洁肯定饶不了这小子。丁司令员一边拍了拍丁洁的肩，让她别再吱声，一边微笑着从后座上探出半截身子，对仍在车外笔直地站着的方雨林说道：“小方啊，你看怎么办好呢？今天我还真没带证件。平时，那些零七碎八的东西，都是交警卫员和秘书带着，今天他们一个也没跟出来……”老头儿随和地笑着。此时，交警中队的中队长带着两名战士急匆匆地跑来，粗鲁地推开方雨林，并训斥他：“老方，你干吗呢？快给我闪开！”忙弯下腰去，对车里的丁司令员敬了个礼，红着脸说道：“对不起，司令员，他……他是新分到我们中队来的，还不太熟悉有关警务……您请走。”

丁洁气呼呼地关上车门。奥迪车缓缓起步。交警中队的中队长和其他战士都一本正经地向离去的司令员座车敬礼。方雨林虽然也敬着礼，但脸上却明显地流露着一丝不恭和调侃。奥迪车平稳地驶去。由于方雨林这么一搅和，丁洁原想在这个著名的来凤山庄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的好心情实实在在地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即便如此，她也万万想不到，仅仅几分钟后，受到如此严密警戒保卫的山庄里竟然会发生一起枪杀案。此案的重大，不仅将震惊整个省城，还将惊动千里之外的中南海。

二

奥迪车刚起步，方雨林习惯性地看了一下表，那一刻是十八日下午四点五十分左右。在零下几摄氏度的气温下，他已经在这山道旁站了三个多小时。脸颊上阵阵针扎似的刺疼早已被厚重麻木的僵硬所替代。他越过微微颤动着的奥迪车车顶，把自己疑询的目光投向那座著名的山庄。山庄被一个地势雍容的山湾大度地拥抱着，还有一大片幽美深邃的白桦林熨帖地依偎着它。从高处远远地看去，仿佛一个俊美的牧童率领着一群天真的美少女嬉游在这山谷间。九十年代以前，这里是省委省政府接待中央首长和外省宾客的主要场所。后来建了设备更现代档次更高级的中式宾馆，它才不再肩负接待任务，单纯成了本省各级领导干部夏天避暑、冬天疗养滑雪的处所。省委省政府一些主要的笔杆子们也喜欢上这儿来要上几间房，关起门，“吞云吐雾”地赶着起草省委省政府的一些重要文件和讲话稿。山庄的建筑属此地少见的西班牙风格，传说是多年前一个西班牙传教士所建。这位西班牙传教士之所以斥巨资把自己的传教所建在如此偏远的一个山湾里，目前能找到的一个正解说法是当时他斗不过在这一带更为盛行的那些东正教的传教士们，只得如此。这说法，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我坚信，千百年来，人们为争取各自的精神道统的正解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绝不弱于他们为满足物欲和权欲上曾交付的一切。人们需要在精神道统方面有所追求和建树，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人，他们要以这样的努力去注视和构筑自己民族和这个世界的未来。他们深以为，只有拥有了这种精神注视和精神构筑，未来才会真正属于自己。任何一个弱化了精神注视和精神构筑的民族到头来收获的必然是整个民族的弱化和萎软，即便它一度会很富裕。但用不了多么长的时间，比如说二三十年吧，这种弱化的趋势就会在它肢体的各个部位渐见分晓……

方雨林呆站着，一时间居然这么漫无边际地想道。

这时，离案件的发生，离那几下惊心动魄的枪响，已不到十分钟了。

三

奥迪车起步后，交警中队的中队长马上拿起对讲机，把丁司令员已经到达的消息通报给了晚会筹备小组。这是晚会筹备工作的总负责人、市政府的秘书长周密同志交代给守候在各道口的警卫的，他需要这样一个提前通知。他知道这位前司令员特别喜欢前苏联时期的一些抒情歌曲，于是他特地组织了一个小合唱队，等候在大厅的入口处，等老人家步入大厅，就用他最喜欢的歌声，悄悄地给他制造一个惊喜。

筹备小组设在山庄大厅一侧的耳房内。接到这个通报的是筹备小组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市政府秘书处的阎文华秘书。

按照周秘书长的安排，任何人接到通报，必须立即向他本人汇报，不得有任何迟疑和耽搁。同时，还得马上去找秘书处一个姓张的秘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张秘书掌管着山庄贵宾室的钥匙。找到他，才能打开贵宾室那扇雕花楸木门，把老人家迎进贵宾室去休息。张秘书虽说才三十出一点儿头，但在市政府秘书处已然是工作的中坚，年轻的“老干家”了。他为人机巧而沉稳，处事圆熟而不失分寸，颇得上下左右各色人等的好感。特别难得的是，他对省市那些主要领导的脾气爱好、工作特点、生活习惯、出身背景和政治关系了解掌握得比较清楚，和他们的交往都比较深入。更为难得的是，他本人没有什么政治野心，非常满足于在秘书这个岗位上为领导服务，而且决不掺入他自己的一点色彩。也就是说，不管这个领导是他敬重的还是不那么敬重的，喜欢的或不那么喜欢的，只要组织上派他去服务，他都能全心全意地服务好。只要是领导交办的，他绝对能克服一切阻力，想尽一切办法，把交办的事办好——而不管自己对这件事有何种看法。大学副教授出身的周秘书长轻易不当众夸奖自己手下的这些秘书，但他却不止一次地当着秘书处大伙儿的面，对着张秘书说：“小张，你天生就是一块做秘书的料。难得，太难得了！”

方雨林看到奥迪车融入灰暗的风雪中后，便缩起脖子，倒背起双手，转身向不远

处的一排平房走去。那里是供他们这些外围警卫人员休息的场所。按计划，丁司令员一到，警戒任务的重点就从外围转入山庄内。他们这些负责外围警戒的人，除留下少数几个在主要道口值班以外，大多数就可以去屋里暖和了。按说，省市领导聚会，一般无需实行如此森严的警卫。但近来情况特殊，省里加大了特大型国企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干部被调整下岗待业。这里边免不了要引发一些不愉快，在具体人事的处理上，同样也会产生一点儿不可避免的失衡。故而常有一些下岗人员满腹怨愤地聚集起来，直接上省市政府大院来讨说法，有几次甚至把省城主要街道的交通都堵塞了。周密担心他们今晚会上这儿来找事儿，所以特别加强了对山庄的警备，还开通了好几条通信热线，以确保晚会的正常进行。

方雨林走了没两步，发觉奥迪车突然又停了下来。直觉告诉他，这回的停车，跟他有关。于是他站下，略略倒转过身子，避开那正面扑来的雪团，向车子看去。果不其然，丁洁一下车，便气呼呼地照直向他走过来。

“方雨林，你真有出息！”

“谢了！”

“你以为天天会有一辆大军区司令员坐的车来让你拦截，以满足你那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

“离休的司令员？”

“离休的又怎么了？”

“我打心眼里尊敬这些老首长。但我不会把我的尊敬给他们那些只会跟人胡搅蛮缠而又自以为是的女儿们。”

“自以为是？”丁洁的脸一下涨红了，“这世界上还有比你方雨林更自以为是的名？你要不自以为是，堂堂一个法学院的高才生、市刑侦支队重案大队的副大队长会沦落到今天站大街的地步？”

“没有我们这些站大街的，你们这些奥迪来奥迪去的人，能走动得那么潇洒痛快吗？”

“那好……”丁洁无奈地冷笑了一下，“我祝愿你永远这么站下去！”

方雨林冷笑着刚想也这么回敬她一句，话都到嘴边了，却突然不作声了。不知是

什么吸引了他，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让他把一直正对着丁洁的视线突然间挪向了丁洁身后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片杂树林，杂树林的里头，坐落着一幢破败了的小别墅。这幢早已破败了的小别墅底层的某一扇窗户里突然闪出一点儿光亮，让天生对这种意外现象特别敏感的方雨林心里“咯噔”了一下。“对不起，有情况。”他立即跟丁洁打了声招呼，便转身向仍坚守在值勤点上的那位中队长快步走去。走之前，也仍没忘了跟丁洁调侃一把，向她行了个美式军礼。

值勤点上还停着一辆警车。

在警车旁抽着烟的那位中队长对方雨林的报告很不以为然。那片杂树林和那个破败了的小别墅是他们外围执勤的重点区域之一，下午他还亲自派人上那儿查看过，对小别墅上下两层的每个角落都曾细细地搜索了一遍。为了保险起见，还把底层所有的门窗都用板条钉死封闭。别说是人，就是鸟也飞不进去一只，咋会有灯光出现？

“鬼哦！”他哼哼道。

“甭管是人是鬼，能不能马上再派人去瞧瞧。我的的确确看到有道亮光闪了一下。”方雨林坚持道。

中队长不想跟这位前重案大队的副大队长较劲，便顺水推舟地说：“行，那就派你去吧。”方雨林忙又请示道：“查明情况前，能不能通知司令员和别的首长先都别进入来凤山庄？”

这个四十开外几乎在交警中队干了一辈子的中队长有点不耐烦了：“干吗呢？你小子唯恐天下不乱？就算是真有那么一点儿光在它某一个窗户里突然亮了一下，又能说明啥？啊？能说明啥？”

方雨林愣怔了一下：“我不知道它究竟能说明啥……”

“你不知道，瞎吵吵个啥？今天都谁在这儿聚会，知道不？省市两级主要的头头脑脑都要来，拿这么点压根儿就没影儿的事去瞎搅和，影响了领导的大事，这责任谁担着？方雨林呀方雨林，都说你绝顶聪明，天生是个搞刑侦的好手，可你也不能见风就是雨，玩这小聪明。让我说你啥好呢？”中队长一边数落，一边还在担心方雨林会不依不饶地跟他争辩下去。因为真要斗起嘴来，他知道自己这样的就是再加上三个也斗不过眼前这一个方雨林，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会搞得很没面子。却没料到方雨林居然先收了

架势，无奈地说了声“是……也许是我又错了”就不再作声了。

这时，市委秦书记带着阎秘书匆匆走了过来，把中队长和方雨林叫到一旁，低声地告诉他们山庄里出了点事：“有一位秘书失踪了！”

“失踪了个秘书？什么时候？”中队长和方雨林都吃了一惊。秦书记便对身旁的阎文华说：“阎秘书，你把情况跟他们再说一遍。”阎秘书清了清嗓子，让自己平静下来，尽量放慢语速，把情况又说了一遍：“接到中队长的报告后，我立即按周秘书长的安排去找那个张秘书，让他去打开贵宾室的门，以便接待丁司令员一家人。但非常奇怪，不管怎么找，也没找到这个张秘书。有人看见他出了大厅的后门，向杂树林那个方向走了，还说是有一个背着小包的陌生人找他。但我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既没找到张秘书，也没见到什么背小包的陌生人。”

方雨林忙脱掉皮大衣，一边向警车走去，一边说：“我去瞧瞧。”

就在这个时候，从那幢破败了的小别墅方向突然传出一声极闷沉的响声。当在场的所有人还都没反应过来时，方雨林就一惊，叫了声：“枪声！”我们不能责怪在场的别人反应迟钝，那一声响实在是太不像枪声了，不仅闷沉，而且还钝笨，与其说它像枪声，还不如说它更像是木锤子砸在了木墩上发出的声音更确切些。事后的现场勘查和尸检报告都证明，凶手打这第一枪时，是把枪口紧贴住张秘书的身体击发的。随后又传来两声。这两声就非常明显了，声音极清脆响亮。中队长也叫了起来：“枪声！”

方雨林对中队长大叫了一声：“快派人去保护丁司令员和几位主要领导。”说着，便发动警车，向山上冲去。但他还是晚了一步，等他赶到那幢破败了的小别墅里时，一队警卫已进入现场，周秘书长正在布置人保护现场。而在小别墅门厅中央地板上淌着一大摊鲜红的血已经冻结，在冻结的这摊血泊里躺着的，正是那个被认为是失踪了的张秘书。他已经死了。

凶手跑了，而且没留下任何痕迹。

四

于是，这一夜在这个城市里，又增加了一群“今夜无法入眠”的人。按说，二十三岁的方雨珠本不属于这个群体，虽然这段时间以来，也有一些烦心的事在不断袭扰她，事儿还不小。比如，老妈又住院了，老爸也病了，才二十出头的自己居然也被裹进了下岗大潮等等，但因为生性开朗豁达，她总是愿意相信居委会大妈大伯说的那些俗语，比如：“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啦，“船到桥头自然直”啦，“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啦，“有我一碗，总有你一勺”啦等等，尤其是老爸常说的那句话，“放心，再怎么着，社会主义不能叫人饿着”，让她每月拿着一百二十八元七角五分下岗补贴，依然每晚都能倒下就着。当然，毕竟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睁着眼在看这个世界，心里不能没一点儿想法。而这个世界真真切切地又不是那样一种不会让人产生任何想法的世界。所以，许多时候，她也迟疑，也恍惚，也焦虑，甚至也苦闷，也会偶尔品尝一两次那种叫“失眠”的人生滋味。比如，今晚，她就“失眠”了。她完完全全想不通，像她这样一个家庭，老爸那么正直，老妈那么本分，老哥又那么出色能干（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六十多亿人，刨去女的不说，在男人里头，方雨珠真正瞧得上的，只有一个，她也就崇拜这一个人，那就是她哥方雨林），自己也挺聪明挺勤快的（长得也不难看呀！打小学六年级起，就不断有男生给她写信。讨厌！你们懂什么爱？），为什么就偏偏住不上那三室四室的新楼房，偏偏铆定了要住在这破破烂烂的大杂院里？现在谁都说，家里只要推着一顶“大盖帽”，整啥都不用烦恼。可大盖帽摊到她家，怎么就偏偏不管用了呢？四口人，至今还住着一间半破平房，把走道和搁煤炉的地方全算上，还不够十五平方米。这大男大女的，咋整？

方雨珠胡乱地思前想后，烙大饼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方雨林这一晚当然也睡不着。他俩的床挨着，中间只隔着一块单色旧布帘子。方雨林睡不着，躺在那儿琢磨白天发生在来凤山庄的那个案子。你琢磨你的，别折腾呀！他偏不，还拿根棍，过一会